

责编/乐建中  
审读/邱立波 美编/徐哨

## 溪滩旧事

□倪田金

溪滩上神奇的事很难用文字描述。办公室的资深老师这样告诉我：那里的白天比晚上安静，那里的月光蓝得像大海。单凭这两点，足够让我放下手中正在批改的学生作业，去溪滩上走走看看。其实，溪滩上吸引我的还有野花、白鹭、芦苇和美如艺术品的天然鹅卵石……

那时，我大学毕业，刚到会稽山的一所中学教书。

星期天，我从溪滩捡回一块奇怪的鹅卵石。石头像一本袖珍的《新华字典》，捡到它时就感觉在溪滩上捡到了天书。因为石头上有从未见过的天然图案，我认定它有研究价值。办公室有人认定这是史前文物，理由是溪滩的存在比传说中的舜、禹巡游会稽山的时间更早。也有人认为是外星人留下的遗物，教历史和地理课的两位老师持这一观点。他俩业余时间也在溪滩上研究外星人，他们计算出外星人首次来会稽山的时间在舜、禹之间。甚至，不排除外星人与舜、禹两位圣人留下过神秘协议。会稽山在历史上成为华夏名山，他俩认为与外星人的来访不无关系。他们建议我保存好奇石，而历史性的见证，需要外星人再次光临会稽山的溪滩。

这块奇石，我后来一直存放在寝室里精致的木箱里。因工作调动，在离开会稽山的那天晚上，我在整理衣服时突然发现，木箱里的这块奇石不翼而飞。那一刻，我整个人惊呆了，茫然无助地站在学校操场上仰望星空，感叹奇石的神奇。而且，这种神奇与溪滩自然联系在一起：在溪滩上神秘出现，在我离开会稽山时又神秘消失。得失是那样的不可思议，让我对溪滩充满了无限的想象。

同样不可思议的事发生在此前不久的一个星期天，我突然意识到语言文字的苍白无力。在一本书上，禅认为，理性是有限的而必须由另一种知的模式来补充。禅以为，理性的梯子太矮，无法令人到达真理的高度。

那天，我坐在溪滩草地上，身边放着书，却感觉自己的理性思维与想象一样的苍白无力。从那时起，我常来溪滩上散步，苍白无力的背后不是“梯子太矮”，或许有什么惊人的神奇，这

是我的期待。不久，在溪滩上我有了新的发现，但也是新的困惑：这些眼前的景物，在语言文字出现之前是什么？是群山？是溪流？是芦苇？是野草？是鹅卵石？抑或是其他？

在溪滩坐的时间越久，我想到的事越多，越感觉语言文字的贫困和缺乏。我后来只能简单描述溪滩上的景物。比如，秋天的溪流，十月的草地，白鹭远去，风吹芦苇……我给同样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大学同学写信，选择的文字也是一些常用陈词——溪滩上景色优美，溪水潺潺或鸟语花香或如诗如画。信的最后写上——“你若来，便会发现溪滩上有更多更美的风景在！”事实如此，溪滩上的景物很难用文字描述。想在信中完美地描述理想的溪滩，只能是妄想。后来，我昔日的大学同学来到会稽山，他们兴致勃勃地走在溪滩上，喜欢在我的精神领地——溪滩上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并认定我在信中的描述都是多余的，连“溪水潺潺”都可省略。鸟语花香与诗画山水，他们想象一下都有了。面对溪滩，他们的语言文字也一样的苍白无力。最后，他们还是相信古人讲的道理——“百闻不如一见”。

他们走后，我相信这世上的溪滩其实有两个：现实的和精神的。我从现实的会稽山进入溪滩，又从现实的溪滩来到我的溪滩。或许，在别人眼里我的溪滩虚幻，甚至不存在，但却是我心中真实的世界。而且，溪滩给了我真正的感觉——任何语言文字的描述，都不是溪滩的本位。人对溪滩的经验，人对溪滩的体验，几乎很难用语言文字来描述。

在会稽山工作的那段时间，我常走进我的溪滩。在溪滩上，我有意识寻找生命中最真的风景，不需要语言文字的描述。我那时有所感悟——生命中许多语言文字描述的风景都有可能只是赝品。

我同时拒绝把自己封闭在一种语言文字的框架中。溪滩并非是我人生目的地，会稽山并非是我人生唯一精神领地。在我置身于会稽山的语境时，我的心灵正从语言文字的约束中跳出来，进入一种新的境界。于是，我继续在溪滩上寻找有图案的天然鹅卵石。倾听鹅卵石来自远古的声音，以及它沉默无言的神秘故事。

我想起辛弃疾的词：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”时间一久，我和溪滩有了这样的心灵默契，不需要更多的语言和文字。

对溪滩的感悟，后来彻底改变了我与外界联系的叙述方式。首先感到不习惯的是我的女朋友（后来的妻子），那时她在南京一所大学进修读书。平时，我的书信是她瞭望会稽山神秘溪滩的窗口。她敏感地意识到我在会稽山恋爱了。因为，她坚信只有恋爱的人，语言会渐渐失去作用，而行动在很多时候替代了文字。于是，我在信中接二连三向她发出了邀请：来会稽山的溪滩吧，告诉你一个不一样的世界！

那段时间，我在溪滩上思考起另一问题：自己为何来会稽山这所中学教书？这个问题来得奇怪，人坐在溪滩草地，听风观云，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问题。开始很陌生，后来越来越熟悉，与溪滩一起和我形影不离。人在溪滩时，问题都像影子一样跟随我身边。其实，思考这样的问题还挺有趣味，因为它帮我打开了另一扇窗，让我在溪滩的四季风雨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风景。

许多年后，回忆往事，依然感觉山里的这所中学应该是世上最美的学校。学校地处会稽山腹地，山清水秀，风景如画。但在我大学毕业时，几乎没有人愿意去那里工作。因为，学校离城市很远。

这虽然是地理上距离，但越是相距远的事，我越想搞清楚它们之间关系。或许，我们再过千年也搞不清楚人从哪里来，将到哪里去，但我那时很自信，一定能搞清楚自己来会稽山中学工作的原因。

在溪滩上思考自己为何来会稽山这所中学教书，好像是上苍布置的一道必须完成的作业题。

会稽山四季如画、风光旖旎，可那时的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走在风景边缘的外乡人。

有一次，我逮住机会问了学校领导。那天，书记来教工寝室关心我们新来的老师。我把问题抛给他时，他丈二和尚一时摸不着头脑。他知道我是分配到学校的，但过程与细节不清楚。实话实说，我的到来给他是一个惊喜！后来，有机会我问了副校长，他同样是惊喜。“学校很久没进新老师了，这不正常！”他说，学校需要新鲜血液。到了教师节那天，教育局领导来学校慰问并调研，跟随而来有一位戴眼镜的人事干部，我找机会同样咨询了他。他却笑笑，让我问学校的领

导。至此，我明白了问题背后的复杂。我像走进了卡夫卡式迷宫——越想搞清楚自己为何来到会稽山，却发现似乎永远搞不清事实的真相。

办公室一些资深老教师以身说法引导我。我们饭后一起去溪滩散步，他们说至今谁都没搞清楚自己是怎么来学校的。像小孩出生一样，等到大学毕业，拿到了去工作的报到证，他们就来到了会稽山。他们认为我想得太复杂，而生活是简单的。有些东西在大学的教科书上有答案，但在现实的溪滩上只有胡思乱想。

于是，那段时间我集中精力反省自己，在溪滩的草地上审视自己的“错”或“不足”，从理论上寻找答案。是大学阶段学习成绩不够优秀？是毕业前的教学实习不好？……很快，我否定了自己。与毕业分配在城里工作的同学相比，在我之上在我之下的都有，但人生结局就是这样各不相同。

据说，那些资深老教师也曾经与我一样审视过自己。他们年轻时也常去溪滩，在那里，他们审视了五年十年后，放弃了。他们说，这不是活着的意义。那么，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？我甚至在溪滩草地上仰望星空问自己。他们安慰我——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他们又说，开始时，谁的心里都有疙瘩，但疙瘩怕时间，现在大家都适应了。

这些学校老教师也帮我集体分析过原因，但很快，他们宣布没有结果。因为，我后来发现，他们面对起伏的群山，懒得分析。他们对溪滩也是如此，比我熟悉，但保持距离。凡是存在都是合理的，他们建议我去问学校最具权威的领导——校长，他们认为校长应该比谁都清楚——你为何分配到会稽山的中学。

这一天，我在校长办公室汇报学科竞赛的事。因为校长重视，我汇报得挺认真，从学科知识点备用到参赛学生选拔。汇报完毕后，我真的傻傻地问了校长我内心的问题。刚才还和颜悦色的校长，一下子神色凝重了。我偷眼看了校长尴尬的脸，有点后悔。他一定没思想准备。他在我大口喝茶，又大口吸着烟。我见状，想转身悄悄退出办公室，却被校长叫住了，他叫住我的神色显得轻松多了——他找到了问题的答案？他一字一板告诉我，语气依然坚定、不容置疑——这山里的学校需要你！这就是全部答案。当我把这个答案分享给办公室的老师时，他们都笑得前仰后合，有人还直呼肚子痛了。他们说，这答案三十年前就存在了。确切地说，有了会稽山的这所中学，就有了这答案。

这是我参加工作后，在溪滩上久久思考的第一份人生答案。